

走近中国“拆弹部队”



“火山口上过日子，阎王殿前干工作。”从1949年到今天，这里的炮火硝烟从未停歇，生死考验时刻伴随。记者近日走近驻守在邛山深处的济南军区某报废武器弹药销毁站，感受他们不一样的生活。

故事就发生在不久前。

济南军区一位将军到这个销毁站检查工作，他来到弹药销毁工房，顺着一条条流水线走了一遍。官兵和军工人们紧张有序地工作着，没有人认真看他一眼，朝他一笑。这里的每个人仿佛是与销毁线浑然一体的机器人。

看着看着，将军情不自禁，向这些不看他一眼的人庄重地敬了一个军礼。陪同检查的销毁站站长吴二君告诉将军，这群有血有肉的“机器人”，从不为拆弹之外的事分心，却对销毁线上的一丝一毫的异常有着非同寻常的敏感。

“我们的人生字典里没有‘怕’字。”销毁站业务处处长代勇真诚地说：“真的，怕就没法干，干了就不能怕。”

代勇举例为证：手榴弹正常销毁爆炸发生率为十万分之一，而在这个销毁站的记录上，仅2002年以来就销毁了130余万枚，却只发生过6次爆炸，不到二十万分之一，且没有伤过一个人。

炮弹、引信、雷管、炸药，这些顷刻

“他们不会笑”

2009年10月19日，手榴弹销毁工房正在集中销毁某型手榴弹，职工崔英坐在上弹间的控制座上工作着，嘈杂之中，她突然听到传送带上好像发出“嗞”的一声响，立刻警觉地盯住监视屏，只见一枚木柄被拔断的手榴弹正在传送带上“哧哧”地冒烟……

“坏了，传送带的下一环还有4个人呢！”

来不及多想，她“咔”的一声按下

“他们不会怕”

间就能让人血肉横飞的东西摆在眼前，感到害怕是正常的，但这里的干部却不能这么想。在销毁站有条不成文的规矩——现场的最高领导处置最危险的情况，谁也别争！

2008年7月6日清晨，野外炸毁场。销毁室的官兵们点火后，爆炸声却迟迟未响，气氛顿时紧张起来。

停机键，并大喊一声：“要爆炸了，快跑！”大家刚跨过安全线，“轰”的一声，手榴弹在抗爆间内爆炸了。

毫发无伤的大伙儿走进抗爆间，只见屋顶、墙壁上炸出了数十个小弹坑，灯管和监控探头被炸得粉碎，缓冲玻璃无一幸免，地上满是弹片、石块和碎玻璃，看得大家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。

2009年，总部、军区下达该站弹药销毁和调运任务12400多吨。说得形象点，他们的工作量就是一天一列车，一年一座山。

“哑炮了！”这可是60余枚废旧炮弹和手雷，处置不当后果可想而知。

销毁室教导员冀长忠第一个从隐蔽区走了出来。

“退回去！注意隐蔽！”看到有人跟了出来，冀长忠口气异常严厉地制止，自己一个人拿起铁锹向埋设点爬了过去，轻轻地挖了起来。万幸只是引爆雷管哑火，冀长忠很快排除故障，重新点火，顺利返回。他刚跨进隐蔽区，几个大男人抱在一起，久久不肯松开。

“他们不会老”

在设在大山山坳处的弹药销毁现场，握住拆弹工崔军干枯的手，望着他颇显苍老的脸，记者脱口喊道：“老大哥，你辛苦了！”离开他没几步，政委李铁军悄声告诉我，他叫崔军，比你小几岁，还不到45岁呢。

革命者永远年轻，指的是思想和心灵。拆弹苦，不必说，但这里的人却保持年轻的心，散发着特有的朝气。翻开销毁站的花名册，这群拆弹人里有9对夫妻，姐妹岗、兄弟班、妯娌线比比皆是。先后有7个儿子接过父亲的枪，10个女儿站上父亲的岗，前赴后继、代代献身拆弹事业。

20多年前，站里的老英雄魏文贵因病休养，销毁线上人手紧张，一时很难招进人来。魏文贵硬是劝说18岁的女儿魏霞放弃了高考，走进了拆弹工房。姑娘很争气，连续7年被评为先进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一个文静美丽的小姑娘，在紧张高危的拆弹流水线上，被磨炼成一个面黄肌瘦的“拆弹大娘”。

有人问她悔不悔。她淡淡一笑：“销毁弹药是危险，可一个国家，没人愿干这事哪能行？”说到动情处，她把头一仰：“拆弹大娘算什么？只要国家需要，我愿一直干成个拆弹奶奶！”

据《解放军报》

工业立市 名企云集

跨越发展 共襄盛宴

2010合肥企业50强
即将盛大发布

合肥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/ 合肥市企业联合会 / 市场星报社

联合主办

